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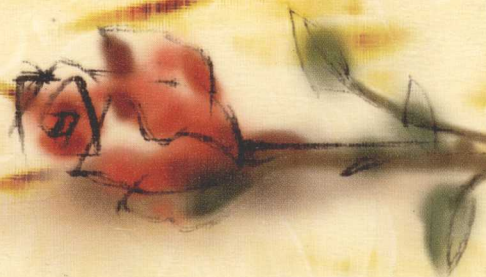
紫薇系列丛书
ZIQIANWEI XILIE CONGSHU



你的心动我在听

华而实 / 著

Listening To Your
Heart Beating



中國華僑出版社

紫萼薇系列丛书
ZIHANGWEI XILIE CONGSHU



华而实 / 著

Listening To Your
Heart Beating

你的心动我在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你的心动 我在听 / 华而实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8.3

ISBN978-7-80222-580-0

I. 你… II. 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33233号

● 你的心动 我在听

出 版 人 / 方 鸣

著 者 / 华而实

责任编辑 / 李晓娟

版式制作 / 张惠辉

责任校对 / 胡首一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87mm×960mm 1/16开 印张/23 字数/310千字

印 刷 / 北京市东方圣雅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8年4月第一版 2008年4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 ISBN978-7-80222-580-0/I·60

定 价 / 33.0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20号院3号楼 邮编: 100029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 行 部: (010) 64443051 传 真: (010) 64439708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引 言

也许你与他（她）曾经擦肩而过，
也许你与她（他）相伴一生；
或许他（她）与你因爱而生恨，
或许她（他）与你近在咫尺却要终身期盼；
也或许你们同在屋檐下却同床异梦，
也或许你们祈求一生也不能再次相见。

.....

这是不可否认的现实。

不管那逝去的或即将来临的，你都无法如己所愿地喜遇与逃避。它所带给你的爱与恨只是告诉你，这是你们命中注定的缘。

当你翻看这本书的时候，或许你会有同样的感动，而这种感动会随着篇章的展开、人物命运的坎坷而如山间小溪一样延绵远去——

我把这本书献给：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

序

华而实的作品总会把人带入一种浪漫温馨还有些凄凉忧伤的境界中，心会颤动。使人联想、触景生情，感悟到自己走过的路，仿佛历历在目，身在其中。

看过《我在生命的转弯处等你》再看《你的心动 我在听》，与其说这是小说，我更喜欢称之为散文小说。它让人们在品读过程中享受美感，尽管这种美韵让人伤心流泪，因为它使读者达到了心灵的共鸣。

书中描述的人物命运坎坷，而那份深深的爱恋之情却伴随着她们的一生。三个在荣誉光环、“女强人”紧箍咒下的女人被男人“塑造”得刚毅、干练、强势，同时还有些霸道，她们可以与男人一比高下。她们不得不在社会上扮演着救世主的角色，而把真正的自己，钟爱的情怀室埋在内心的深处。看过她们走过的路，看过她们的孤独寂寞、看过她们的心痛，让我这个大男人都要心中落泪。她们在痛，我也在痛……

其实一生中的恩爱情仇是一种意境、一种享受、一种付出得到后的“欢天喜地”、一种精神和物质共享的财富。说到财富，那些逝去的、将要面对的经历其实就是无价的财富和无形的资产。我想这就是生活的滋味和生命的意义所在。很荣幸通过华而实先生的作品让我们再次清晰地看到了这一切，感悟到了这一切。

人是需要彼此支撑、扶持的，这样你才会走得平稳，

社会才会和谐。在磕磕碰碰跌跌撞撞中走过昨天，在男人和女人不断的相互认知中走向明天。

我理解华而实先生的蕴意，情是一生一世的，也正因为如此，小说才受到极大的关注，读者从中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和书中的人物产生了极大的共鸣，这是心灵的交融。

作品真的很“干净”，像清澈的泉水，滋润读者的心扉，在享受书香中忘却自我，如饥似渴地吸吮着页页篇章。它也许可以成为一面镜子，让身临其境的女人感知自己，让旁观者清的男人认知女人。虽说她们的情感往往是“乱如麻”，她们自己都无法理论清楚，但做为“第三者”的读者，会在梳理的同时让自己的情感有个说法，有个交代，有个归宿，这是对自己负责。

读者的厚爱延展了作者在这部作品的思路，也架起了连接读者的心桥。

华而实很有趣，赋有哲理的名字，它蕴意着人们的追求，人们的期盼。做个“华”而“实”兼备的人，是做人的最高境界。是为序。

步青

二零零八年元月三日于北京雅斋



一条通往沿海开放城市的铁路修建于夏晗出生后的不久，它缩短了上千公里的距离，却使铁路两侧的人们仿佛近在咫尺又很难逾越。

水岸豪庭花园就坐落在离铁道不足百米的北面。这个高档居民小区离铁道很近，时常呼啸而过的列车也会惊扰居住在这里的人家，从这里再往北千米开外就是京城著名的“沉香湖”了。

“沉香湖”始建于明朝的万历年间，据说湖水是挑夫们一担一担地从西山清凉寺的泉井中取来。从那时起全国各地进奉给皇宫的鲜花，都会先运到这里精选。选中的鲜花被放入近湖泥土中保存、养育，之后再听从皇宫的旨谕，按照时辰送进宫。而那些被淘汰下来的花蕊，花匠们仔细分清雄蕊和雌蕊榨出汁液，再分别在子时前后输入到沉香湖中，当然雌蕊在前，雄蕊在后。

也许这只是人们意念中的想象与传说，史书上并没有记载，也就无从考证它的真伪。但是，时至今日沉香湖不时散发的香气确是真实的，故此就在房地产开发商把房价抬高到每平米一万三的时候，这里的房子也很快被抢购一空。当然在这里居住的也都是些有钱的商人和有身份的人或是另类人。

一栋六单元八号的主人是华康国际担保公司的管理者。

电脑上不停歇的来客提示音，把夏晗从梦境中拽回到现实，她匆忙从床上跳到电脑前。



“你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呢？你说你很人性，那么你又是如何定义这‘人性’的内涵呢？”

“咳！你晕过去了么？怎么不说话了？咳——”

“释梦？什么梦，是寻觅情人吗？”

“真没有礼貌，还博士呢。难道你博士论文就是这样结尾的吗？”

“你死了吗？还是欲望难耐去解脱了，哈哈……”

.....

夏晗像是做了莫大的亏心事，胆怯地迅速按键关掉电源，顷刻间电脑黑屏了。

洗梳的间隙她朦胧地想起昨晚处理完邮件，一时无聊，在网络上流浪，遇到了几位行色各异的过客，顺手打上几个字，不想却招来对方的穷追猛打。郁闷之极，倒床而卧，却忘记关掉与世隔绝的按钮。“招风引蝶”的元凶是她的网名：网缘释梦。

快速简单地搞好自己和居室的清洁卫生，夏晗电话遥控安排妥当公司的事务，对着穿衣镜左顾右盼一番，感觉如往日一样，提上一款白蓝相间的时尚手袋走出房间。

夏晗轻轻敲了敲厨房隔壁卧室的门，无人回应，推开一看，室内早已人去屋空了，她面无表情地推门走出家门。

司机小赵远远看见夏总走来，迅速下车，按照程序打开车门迎接他的主人入座。

“你先回公司吧，我去办点私事。”

“是。”

对于老板所言的“私事”，其实就是让他回避的意思。小赵快速驾车驶离现场。

一条人造的小溪蜿蜒着把沉香湖清凉的水引进楼台中。

走过水榭，一股从沉香湖飘来的香气拂面而来，夏晗深深地吸了一大口，真舒畅。走出小区大门，穿过一片绿树成荫的小树林，

沿着铁道的路基，夏晗走向今天刚刚落成的过街天桥。

铁道路基上的石块，不经意间有的已经漫上本来就不平整的小道上，经过前天一场夜雨的冲打，小道更难行了。

夏晗忽然想起鲁迅的那句名言：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一丝无奈的笑容掠过面颊。

漫步前行，似乎昨夜的梦还在延续着。

那是一片无涯贫瘠的沙漠，一个富有者在沙漠之舟上望穿秋水。她艰难地前行着，不时地四下张望，寻觅着通往山涧的路。

骆驼的两侧挂着两个硕大的袋子，一个里面装满了钱，好像还有美元和英镑；另一个袋子里，装着账本、计算器、合同还有法院的传票。就在那杂乱无章的层次中，有一个水壶，就是很早前军队战士配发的那种。虽然它在左邻右舍的欺凌下躺在那里，但是感觉它很安分、安然。

翻过一个沙包，一缕浓烈的阳光封杀了富有者的眼睛。口腔里激荡着干涸呼唤后的呻吟，富有者不由自主地摸着袋子，她知道触摸到的是欧元。干渴烈火般地再次冲击着她的喉咙，仿佛她就要被点燃了。

水壶中的一丝清泉使富有者重获新生般直入腹地。

然而，很快，焦灼的阳光，大方而不吝啬地再次咀嚼着她身上所有与“水”有关的一切。她不寒而栗，也许这个时候，世间只有蒸发、木乃伊可与她平等置换了。

就在她近乎绝望的时候，不远的前方，不！就是在眼前，一汪巨涌的泉水扶摇飘荡到面前，她奋力跳下骆驼，冲入水中，把整个身躯浸泡在水中不愿抬头。

或许是过了一个世纪，她悠然地浮上水面，她轻柔地走上被排排白桦林隔开、远离沙漠的林阴道，一缕阳光射来，她贪婪地吸食着。闭目垂手，迅速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居然一丝不挂，裸露在阳光明媚中，女人的羞涩让她四处寻觅可以遮体的衣或物，然而她发

现，袋子中的一切早无踪影，不知道投入了谁的怀抱，只有那个水壶挂在胸前。水壶随着她的呼吸心跳，浮动着，摇摆着，水壶是空的，她这才意识到，刚才在水中，只顾得自己如饥似渴，却忽视了它的存在……

一个很不起眼的石块差点把夏晗绊倒，她收紧肌肉打了一个寒噤。揉了揉眼睛，继续往前走。

夏晗身高只有一米五八，在她管辖的公司中，她是最矮的，但是在对内、对外的交往中，一水的却都是高于她的男男女女。似乎交朋友个子矮的免谈。而夏晗的作风和身高却很自然地让人想起东盟会上的阿罗约。

短小紧身的碎花上衣包裹着瘦弱而坚毅的她，下身几乎拖地的长裙更显得轻柔婀娜。按照时尚美学专家的说法，小个子的人是不适宜穿着横格长裙的，这是一个忌讳，但是眼前这位反其道而行之的女子，却让看到她的人感到了耳目一新。

手机响了。

“咳，你着什么急啊。看看你的表，才几点。”夏晗先入为主，有点强势压人。

“姑奶奶，看看你自己的表吧，几点了。你的时间观念昨晚被猫叼走了。”显然对方是看表后，胸有成竹地声讨夏晗，声调自然也就逐渐提高了许多。

夏晗低头看表，惊讶之后是一丝愧疚闪过，很遗憾，对方无法看到。

“咳，我看错指针了，计划后延一小时十五分三十五秒。嘻嘻。”

“我的大小姐，不要搞错了，我不是你的雇员，让你吆五喝六的。”

“思予，怎么说话那你。刚才还叫我姑奶奶，不到一分钟就成你姐姐了，坟地改菜园子——和你撒平了。嘻嘻。”

“真拿你没有办法了，我先去逛街了，你到后给我打电话吧。”康思予显然对于夏晗是无可奈何，随她去了。

放下电话，夏晗并没有加快脚步，依旧是若有所思地向前走着。忽然感到有点后悔，今天不该约康思予去看什么拍卖会的狗屁预展。

在刚才看时间的时候，表上的日历告诉她，今天应该去寺院了。夏晗喜欢寺院的幽静，喜欢坐在寺院大殿后山的树下静思、畅想。

每到这个时候，夏晗会有一种要把心底的秘密、心灵的渴望急于表述、不吐不快的强烈欲望。面壁抒发内心的情与爱、悲伤与喜悦，心绪攀缘着千年的古树走向天际。这时树上的蝉仿佛和她一起在吟唱，唱出她心中的歌，那歌词就是她的足迹、她的思绪。蝉会很理解她的心境，因为蝉时而高亢、时而低回的音调正是对她心灵的慰藉。偶尔飞来的喜鹊，会给她已经安分宁静的心，带来新的气息，或许还是一种冲击，心即刻随着喜鹊在空中翱翔，在云海上扬帆荡舟。

忽然蝉发出异样的鸣叫，喜鹊攀高跳跃，原来从远处飘来一朵阴云，它带着雷、夹着雨，呼啸着向她们袭来。

喜鹊也发出惊异的叫声，瞬间从天边应声飞来一只大雁牵着她们的手，敏捷地跃上阴云之上。当她们俯瞰大地的时候，人间已是雷雨交加。她们惬意地坐在云朵上，谈着天、说着地……

熙熙攘攘的人流告诉夏晗，已经离过街天桥很近了。一列呼啸而过的火车，给人们带来了一股强劲的风，夏晗感到一丝凉意，不自觉地把手伸入裙袋中。

手触袋底抚摩到了她的护身符。

夏晗右手紧握着那枚对于任何人都不屑一顾、一九五六年发行的五分硬币。这枚硬币对于她却非同小可，这是那年在沧州大铁狮子前一个算命的盲人赠予她的护身符。所不同的是，大多数人的护身符，不管是寺院请的、还是老家流传的多为佩饰或放进皮夹随身携带。而夏晗的护身符则是有需求时要握于掌心，抛向天空落掌后方知旦夕祸福。

过街天桥近在咫尺了，其实这座天桥和众多的过街天桥相比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反而近乎简易了。但是对于铁路两边的人们来

说，却有着不一般的特殊意义。

夏晗随着人流走向天桥。

过街天桥下，一个衣衫不整的盲人，忽然站起来，侧耳细听并追寻着夏晗的脚步。

就在夏晗与盲人擦肩而过的瞬间，盲人右耳不停地颤抖起来。

“姑娘是你吗？”

过路的人左顾右盼地探寻着盲人问话的方向。

盲人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他所呼叫的姑娘离他远去了。

夏晗登上过街天桥走到桥中间，她停下来，望着伸向远方的铁轨。

两条平行而永不相交的铁轨伸向远方。它穿过喧闹的城市，越过无人出没的山谷平川，踏过沼泽泥潭，走过寂静的原野寺庙。虽然偶尔可以看见或在上行的出站口有交错的轨道；或在下行的交汇处看到重合的道轨。仔细望去，你可以清晰地看到扳道工的身影。猛然间，夏晗明白了这交叉、汇合、平行的轨道，给予她的瞬间启示。

是啊，这两条时而笔直，时而弯转，偶尔也会交汇的轨道，平坦或起伏，向着远方的山，远处的水延展而去。不管遇到怎样的地理环境、人文景色、天象日说，最终都会送你要到达的地方。

心中一阵惆怅，夏晗想起了上周带病去上大学的儿子；想起了同居一套房子似有似无只存名分的丈夫；还有可以感觉到但却无法触摸到的他。

一列疾驶而来的火车从她的脚下箭般而去。

夏晗闭目双手合十，喃喃自语：我把硬币抛出去，如果正面朝上，我就选择独身；如果背面朝上，我就选择重抛；如果硬币立起来，我就维持现在的婚姻。

夏晗用力把掌心的硬币向天空抛去。

“姑娘，那位盲人好像是找你的吧？”

夏晗被人突然拽了一下，本能地睁开眼睛，随着身边妇人的指向看去。就在这瞬息之间，硬币从天而降落在夏晗的脚面上，被弹

了起来，夏晗慌忙低身去抓，硬币却像长了脚跳起来，顺着过街天桥护栏的缝隙跳越而下，安稳地坐进呼啸而过的火车上，远走他乡。

夏晗的泪水顷刻间从眼眶中迸发出来，追随着硬币而下，夏晗迅速转身，欲奔向天桥的另一侧去追赶逃逸的列车，然而就在夏晗转身的瞬间，一位老人，倒地了。

就是从天桥下蹒跚随来的盲人。夏晗急忙俯下身子抱起老人，眼睛却不自觉地继续追赶着那列逃跑的火车。

怀中的老人不停地呻吟着。

“快叫救护车，快打110！”夏晗本能地呼喊着急。

“打什么110啊，打120。”身边的妇人更正着并掏出手机拨打。

“姑娘是你吗？”

听见老人微弱的话语，夏晗再次低头，好像发现在哪里见过怀中的老人。

一缕参差不齐的花白胡须，随着老人那急速的喘息飘荡着，胡须扬起，夏晗看到了老人的标志——胡须下，嘴唇上那两颗一红一黑的痣。

猛然，夏晗想起来了，他就是在沧州给她算命，送给她护身符的盲人。

“是我，是我啊！”

已经可以清晰地听到疾驶而来的救护车了。

夏晗在众人的帮助下，把老人搀扶起来。

“等……等。”老人似乎在努力地睁开眼睛。

“他不是盲人吗？看来一定是个骗子。”

“姑娘小心点。”

几个本来搀扶老人的手即刻松开了，老人的整个身躯完全依附夏晗使她无力挪步，独自支撑起老人重重的身体。

救护车停在桥下冲出两个人，他们熟练地打开车的后门拽出担架，向桥上跑来，一个医生跟着冲上桥。

急奔而来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和淡然散去的旁观者们形成差异。

“慢慢放倒他，他摔到哪里了。头上怎么有血，他的头着地了吗？”医生急切地询问着。

面对提问，夏晗不知道如何回答。

医护人员把老人轻轻放到担架上，拿着急救箱的医生迅速打开箱子，取出医用品给老人做简单的检查和包扎。

夏晗呆呆地低头看看老人，再转头看那无影无踪的列车，没了主意。

医护人员抬起老人。

“等一等。”老人挣扎地想从担架上坐起来。

“别动。”

夏晗赶紧凑到老人身边，

“您别动，先去医院吧。”

“你是他的家人吗？”

“嗯。”夏晗本能地回答。

“那跟我们走吧。”

夏晗像是被警察带上了警车，所不同的是，她是自愿的。

救护车再次呼叫起来，逆行冲上主路。

坐在车上。夏晗看看老人，依旧可以听见老人那微弱的声音：“等一等。”

夏晗透过车窗，眺望着那座新建成的过街天桥，追忆着带走她护身符的列车，它会停靠在哪儿呢？

夏晗突然感觉有人在牵她的手，她本能地迅速缩回，低头一看，从担架白布单子里面伸出了一双如同干树枝般沧桑的手。

“您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夏晗看着老人，询问道。

医生再次拿出听诊器。

老人颤抖着举起手，费尽力气终于一手抓住了夏晗的手，另一只紧握的手随即把一个东西塞入夏晗的掌心。老人渐渐松开了手，

随着手臂的垂落，老人突然昏厥过去。

医生紧急抢救。

夏晗木讷地展开手掌，一枚硬币展现在眼前，夏晗眼睛一亮。她看清楚了，这是一枚一九五六年发行的五分硬币，巧的是它和夏晗刚才逝去的一模一样。

夏晗看着已经步入天堂的老人，手里紧紧地握着老人赠予的那枚硬币。



康思予接到夏晗不能履约的电话，已是近中午了，在商场里闲逛，走马观花地看过几个柜台，身心都累了，无心再次声讨她，走出商厦进了一家食馆。

一瓶啤酒，一个猪手，一盘花生米，外加一个地三鲜，很快上桌。康思予如饥似渴地品味起属于她的美味佳肴。一身搭配得体的行头使她显得淑女而轻柔，而这一桌粗豪的食物却使其主人更像是一位大汉，这鲜明的反差，不时引来周边食客好奇的眼光。

康思予的父亲带着母亲、弟弟在香港经商，她从小在北京跟着奶奶长大。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参加了工作，成为一名自食其力的仪表工。在车间她与夏晗相识成为至亲的知己。上班一起来，下班一块走，即使在工作时间，她也会时常借故走到夏晗的工作台前，取出一块巧克力咬一口，之后将余下的半块巧克力塞入夏晗的口中，什么也不说，眼神交换着彼此的牵挂与关爱。只要不是工作、生活所必需，她们总是形影不离勾肩搭背。

一九九四年二人同时下海，在商海中搏击遨游。

后来康思予到香港继承了家产，成为财富的所有者。夏晗成了家，应聘进入了一家外企公司。

再后来康思予如愿嫁给了父亲的生意伙伴也是世交的儿子叶强，叶强在美国哈佛毕业后回到香港跟着父亲学以致用。可是康思予极不适应香港的人文自然气候，多次提出要回到内地，但是几年没有

如愿，一来叶强离不开，二来父亲身体不好。又过了半年就在父亲病故后的不久，康思予把家族公司转由弟弟经营并和叶强约定一年后在北京成立公司。康思予携带着自己应得的遗产独自一人返回北京，她在银行存足了治病养老送终的钱后，买了四套房产，一套自己居住，其他三套出租。按时收取房产的租金，满足自己日常的开销，日日过着悠哉游哉而惬意的小资生活。

康思予从小习画，对书画有着浓厚的兴趣。看书画展和文人雅客聚会闲聊、在画室挥笔作画近乎成为她全部的生活。她不喜欢商界也不会踏进商人的圈圈，当然和夏晗的交往是个例外。用她自己的话说：我们是长在一棵树上的两条枝杈，不可分离。彼此有了一份心与心的依偎，这不同于异性的吸引，而是同性间的心灵慰藉。

当初康思予在香港收到夏晗结婚的请柬时，不由自主地从内心产生了一种怒气，仿佛自己最钟爱的东西被别人毫不留情地夺走一样。那时康思予尚未成为人妻，她恨夏晗不该丢下她一个人。然而这份愤怒并没有让夏晗察觉，她寄去了新婚贺礼，一只白色的猫和一只黑色的猫。她很用心地在两只猫的身上，很难被人察觉的地方分别写上：夏晗、康思予。

当康思予回到北京的时候，夏晗已经和老公分室而居了。二人在浪淘沙茶室相见时，夏晗带来了那对猫。

夏晗含泪告诉康思予，新婚的夜晚她独自一人在客厅，不顾新婚丈夫的渴求。她在等待、等待着，希望听到深夜的敲门声，期望听到话筒的鸣叫声，但是整整一夜都没有。

家居饰物的贺礼充满大大的新房，绽放着暖洋洋的红色。而夏晗在温馨温暖的房间里却呼吸着冷冷的空气。她站在窗前，眺望着夜空。洞房花烛夜，夏晗就是这样度过的。

康思予取过纸巾擦去夏晗眼角的泪水，把那对黑白猫翻过来给夏晗看。夏晗惊讶地看到了她们的名字，同时听到了康思予低回的声音：其实我们一直在一起。